

□魏翊恩

一个村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超过2700年,这不但在阳谷县首屈一指,就是在聊城市乃至山东省也不多见。这个村就是三河相约地、千年古村落——阳谷县阿城镇陶城铺。

陶城铺位于两省四县交界处。南与河南省台前县相连,东隔黄河与东平县相望,北则与东阿县为邻。陶城铺渡口曾是黄河上享誉四方的古渡口,当年东进西出,帆樯云集,财货辐辏,行船靠岸很是方便。坝头上有车马店、茶馆、修车铺、烧饼铺等,对自备铁锅烧火做饭的行商脚客,店家免费提供从大堤下挑来的饮用水。路人都知陶城铺水甜人更善,曾有“宁肯多赶十里路,歇脚也要到陶城铺”之说。

陶城铺是“三河”相约之地,“三河”分别指黄河、金堤河和运河(陶城铺段)。黄河从村东南呼啸而来,在大堤下打了个滚,折身向东北缓缓而去。村南的金堤河,经张庄闸流入黄河。金堤河水清,黄河水黄,一清一黄相遇,真是震撼人心的图画。你到过黄河入海口吗?这里好有一比。由于地处金堤河最下游,堤南常年有水,形成一个天然湖泊,浩渺渺渺,一望无际。

村北是陶城铺到阿城的古运河。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后,张秋段运河淤堵,开挖了从阿城到陶城铺段运河。这段运河因上世纪80年代黄河大堤淤背和农田改造而不复存在,现在能看到仅存的运河“陶城铺闸”。1989年新开挖的“陶城铺引黄干渠”,绕村而流。陶城铺现在是三河相交,四面环水,犹如一颗明珠镶嵌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。

陶城铺风景独特。十个黄河坝头,一字排开,像卫士,又像迎宾礼兵,迎接护送黄河流过。黄河、大堤犹如一黄一青两条巨龙盘落在陶城铺的土地上,滋润着这片土地。在大堤上并排有两座引黄闸,既是风景,又是分水工程,一遇旱情,开闸引水,黄河水撒欢地向灌区各地奔去,为阳谷和莘县的一百多万亩土地提供水源。

陶城铺有一个美丽的传说——“夜现桃城”。很久以前,在一个午夜,有一个鹤发童颜的老者,挑着货担赶路,经过一片桃树林,桃花盛开,奇香扑鼻。忽来大雾,出现一座繁华的城市,亭台楼阁,车水马龙,时隐时现,亦真亦幻。往日熟悉的小路不见了,哪来的城郭啊?莫非来到了仙境?老人坐下来小憩,一觉醒来,发现原来是在桃花林间的小路。老人觉得这是块风水宝地,便举家迁此,繁衍生息,人烟甚旺。

陶城铺确有文字可查的历史。《左传》记载:“鲁桓公十年秋,公会于桃丘。弗遇。”《聊城历史大事记》记载:鲁桓公十年,郑、齐、卫等国伐鲁,鲁桓公会侯于桃丘。《山东省地方志》也解:“桃丘就是现在的陶城铺”。汉刘邦封刘襄为桃安侯,桃安侯建城,易名桃城。《阳谷县地名志》记载:清光绪六年(1880年)开凿运河新道,此地处于运河与黄河交汇处,商贾云集,物阜民丰,桃城埠之名由此始。此村曾有陶姓居住,后桃字讹音为陶,称陶城铺。

陶城铺有丰富的文化底蕴,古人留下了不少记录陶城铺的美文诗篇。《东阿县志》记载明朝作家谢肇浙写有《桃丘》:“桃丘一抔土,高与

培塿齐。古道无人烟,芳草和萋萋。会盟有遗垒,介驷有疑嘶。风雨梅林薄,悠忽幻虹霓。精灵不可测,市语非无稽。不见海上山,空中闻天鸡。”《张秋志》卷一载,张秋八景《桃城蜃市》条下:“桃城铺旁一丘,高可数仞,即鲁桓公期卫候处。每逢雨后隐隐有市井车马之形焉。”陶城铺古时傍大清河,水汽浩渺,所以才有此美景。《东阿县志》旧志十五载,左辉《张秋八咏》其二写的是“蜃市”:雉堞参差树影齐,洪荒锁钥一丸泥。丽谯鼓涩寒云外,蜃市阴连返照西。双郭中分横铁板,长桓北斩走金堤。江南亦有多情客,胜迹荒凉信马蹄。

一方水土一方人。陶城铺在方圆几十里内都是一个大村,一个自然村分成东铺、中铺、西铺、后铺村,有魏、孙、卢等十几个姓氏。

“魏氏祠堂”见证了这座古村落的辉煌。在村东北角有处恢宏的院落,坐北朝南,威严庄重,便是魏氏后代修建的“魏氏祠堂”。祠堂后面的魏氏墓地是山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魏家最有影响的是“一门三举人”,魏展奇三子皆为官,长子魏鑑,字伯器,号中齐,康熙五十七年戊子科武举人;次子魏钿;三子魏鈞,字淑美,与仲兄魏钿同登康熙丁酉科乡试,雍正九年截取,观政户部,乾隆八年选授江西安仁知县。在现存的魏氏墓群里,有一处保存完好的碑文,是乾隆年间内阁大学士刘统勋(刘墉之父)为其姐夫魏钿题写的,魏钿便是魏展奇次子。魏氏墓地规模较大,现存清代碑碣十多通。

在西铺村现存有一道历经二百六十多年的御赐圣旨。该圣旨总长2.30米,宽0.31米,两端为木轴。因年代久远,目前只剩一端还有木轴。该圣旨质地为黄色绫子,正文为满汉两种文字,从右向左竖排书写,字迹清晰,以“奉天承运皇帝制曰”开卷。落款为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,印章为红色方形。圣旨是赐封魏湧之父魏鑑为文林郎,赐封其母张氏,继母申氏为孺人。魏湧,陶城铺人,魏湧在邯郸县做知县时,为官清廉,治理有方,并于乾隆十年创办了邯山书院,对当地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,因此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。魏湧之父魏鑑端严淳厚,教子有方,经地方官上奏朝廷准予嘉奖,乾隆十六年颁发圣旨。魏湧告老还乡后将圣旨珍藏,并传于后人。这道圣旨曾在魏鑑去世后,刻在一通高1.40米、宽1.75米、厚0.30米的石碑上。

在后铺村里,现有一修缮一新的“关帝庙”。相传,明万历年间,陶城铺连降暴雨,平地积水过膝,庄稼被淹,房屋倒塌。在这危难之际,只见从西边天空飞奔来挎刀骑马的关羽,挥刀斩杀了作妖兴怪的一条黑龙,顿时云消雾散,百姓得救。村民为感恩关羽,捐款修了这座关帝庙。现在庙里祭祀用的供案是东阿县堂子社张士福所捐。张士福家境贫寒,不想甩下老母去赶考。张士福的孝心感动了关帝爷,关帝爷托梦于他,让他放心赶考,家中老母会有人照顾。张士福如愿考中,为感谢恩人,特制作供案以致谢。关帝庙一直保存完好,直到上世纪90年代因引黄地抬高,村里人捐资在原址按1比1比例重建,明万历年间的一通石碑保存完好。

如今,美丽、富裕的陶城铺为“千年古村”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

□程瑞

春天,我曾到东营黄河口湿地采风。薄雾未散,空气中浮动着芦苇的清苦与泥土的腥甜。晨曦温柔地吻过黄河口,为芦苇荡镀上一层流动的琥珀光。黄河口湿地正上演着季节限定舞曲,而我们这些闯入者,恰好成了这场自然剧场的首批观众。

东方白鹳在赭红色的碱蓬草间逡巡,长喙偶尔啄起泥鳅;黑嘴鸥低空掠过潮间带,雪白的胸脯擦过新绿的芦苇,惊起串串晶莹的水珠。最灵动的当数那群斑嘴鸭,它们忽然扎猛子潜入水中,忽然抖着水珠钻出水面,橘红色的喙在阳光下如同跳动的火苗。

同行的东营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介绍:东营黄河口是黄河与渤海相拥的臂弯,春汛带来的丰富养分,将滩涂浸润成候鸟的天堂。退潮时分,淤泥绘就的滩涂迷宫渐渐显露,数万只迁徙途中的鸟儿在此补给能量。

观鸟者架起单筒望远镜,镜头里正上演着春日专属的浪漫:两只大天鹅将脖颈缠成爱心,在倒映着云絮的水面游弋。同行的一位作家朋友架起长焦镜头,镜头里正定格天鹅家族游弋的剪影:“看它们脖颈的弧度,比芭蕾舞者还要优雅。”不远处,灰鹤夫妇带着亚成鸟在浅滩觅食,小鹤蹒跚的模样引得白鹭侧目,仿佛在看自家顽皮的幼弟。黑脸琵鹭正用汤匙状喙在浅滩滤食,它们金黄的眼瞳映着采风团的倒影,好奇打量着这些手持“长枪短炮”的不速之客。忽然潮水涌来,惊起漫天振翅的剪影,是黑压压的燕鸥群在空中翻卷,宛若被风吹散的墨点,又在远处重新聚成流动的乌云。

最妙的要数“红地毯”奇观——盐地碱蓬在春阳里由褐转红,与蓝绿相间的潮水形成天然调色盘。身旁一位朋友忽然发出一声惊叹,原来她望远镜里正映出三只丹顶鹤。丹顶鹤在滩涂上悠闲踱步,朱砂顶与红草相映成趣,恍若披着霞光的仙子。它们时而低头啄食碱蓬嫩茎,时而昂首鸣唱,清越的啼声里,藏着对北方故乡的眷恋。

在观鸟台西侧,数百只反嘴鹬正在上演集体舞。这些身着黑白羽衣的舞者,将长喙指向天空,同步抬腿、转身,整齐得如同经过排练。不远处的渔船上,鸿鹬整齐列队,与反嘴鹬的舞蹈形成奇妙呼应,仿佛这场春日舞会的特别伴奏。

暮色四合,我们也踏上返程。回程车上,大家仍在热烈讨论当天的观鸟之旅。而车窗外,夕阳已将湿地染成蜜色,白鹭开始归巢。它们掠过摇曳的芦花,翅膀尖蘸着余晖,在暮色中划出优雅的弧线。湿地的夜幕正在悄然聚拢,守护着那些未解的自然谜题。此刻潮声渐起,裹挟着候鸟的私语,将春日的密语送往远方。那里有刚破冰的河面,有初绿的草原,而东营黄河口的春天,永远为迁徙的生灵留着最温柔的栖息地。



主办单位:
山东黄河河务局
山东数字文化集团

承办单位: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


“大河奔流——我与黄河文化地标”
征文投稿邮箱:
qlwbfnjzg@qq.com